

昔日大亨陈松青隐于豪宅不问世事

热点畅销

艰难的引渡

佳宁集团自成立以来就故意塑造财雄势大的形象，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佳宁主席陈松青的自有资金捉襟见肘，为了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他行贿利诱裕民财务的高层人士，在没有足够抵押或保证的情况下为佳宁批出巨额贷款。获得这些贷款之后，陈松青既可扩充业务，更能为自己建立一个长袖善舞、运筹帷幄的商人形象，增强业内人士、工商机构甚至普通市民对他的信任，刺激佳宁股价飙升。另一方面，裕民高层人士收受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贿赂，便利用职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签发贷款，瞒骗总公司裕民银行。

事实上，除裕民财务外，廉署还揭发了陈松青利用相同手法向其他银行借贷的行为。为了掩饰款项的最终受益人是佳宁集团，陈松青让属下集团的职员以个人名义开设多家公司作为贷款的申请人，当然贷款最终全归了陈松青。

1983年10月，佳宁王国崩溃。与此同时，涉案的几位裕民财务高层人士也相继辞去职务并离开了马来西亚。出入境记录显示，他们到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专案小组需要取得国际刑警的协助，追查他们的下落，并要求他们藏匿的国家发出拘捕令。

1985年12月初，英国警方向香港廉政公署通报称，裕民财务前主席已在他们的监视中。当时廉署执行处的副处长施道伟前往英国与新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安排引渡程序。同时，贾乐施驻留英国，负责与当地警方合力追查裕民财务前董事的下落，并协商在英国和香港两地同时采取联合拘捕行动，避免裕民与佳宁的涉案人士串供。双方原计

划于1月9日展开行动，但英国情报显示裕民财务前主席可能已察觉被监视，正安排离开藏身地点，英国警方决定提前行动。香港方面由卢彬统筹，与驻英的贾乐施保持紧密联系，朱敏健指挥配合行动。

专案小组总算完成了任务的第一个重要环节。1985年12月6日晚间（伦敦时间），裕民财务前主席及一名前董事在伦敦落网。同一时间，即香港的12月7日清晨，廉署在港拘捕三人，包括陈松青及两名董事。

令人震撼的港英联合行动惊动了仍然在逃的裕民财务前代理董事，要把他逮捕归案变得更加困难。他藏匿于欧洲长达年之久，法国警方于1987年才成功将他逮捕。

另一名核心人物——裕民财务前主席，他比前代理董事更懂得钻法律空子，而且还受过专业训练并拥有律师资格。被捕后，他立即寻求各项途径反对引渡，包括向香港和英国各级法院、枢密院、欧洲人权组织等提出上诉或申请司法复核，并先后十次要求英国法庭颁发人身保护令，反对有关当局把他引渡返港。

可是，尽管这位裕民财务前主席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千方百计对抗引渡，回避返港接受审讯，却反而为自己带来了牢狱之苦。自1985年被捕至1992年底，第十次申请人身保护令被拒的整整七年来，英国法庭坚决拒绝让他保释，一直将他囚于监狱，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未接受审讯和裁决而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疑犯。他竭尽全力试图逃罪，在第十次人身保护令被拒后宣告全盘失败。第二天，即1992年12月16日，他被迅速解返香港，随即被拘留于廉署扣留中心，等候出庭应讯。

“过江龙”终难“过江”

陈松青被捕后，获得法官批准

保释，同时交出旅游证件由法庭保管。当时佳宁集团虽已倒闭，但陈松青的私人财产有多丰厚仍无人知晓，其从裕民财务借来的款项也不知所终。虽然保释金额庞大，仍未能减轻控方的忧虑。律政署的首席检察官曾反对保释，他列举多项理由，但法官并未接纳。

为了公众利益及节省诉讼费，控方希望等待引渡同案的裕民财务前主席回港后一并审讯，获法官多次批准将前佳宁主席的审讯押后，谁料这样一拖便长达7年。

1992年，陈松青轻微中风，稍后他出示病历报告，证明自己罹患严重心脏病和耳疾，欲借此回避审讯。1996年，他从英国请来三名医学权威证明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低落，身体状况恶化，作为向法庭求情的理由。

高等法院法官在1996年9月27日的判词中也曾指斥前佳宁主席利用法律制度，不断玩弄“拖延游戏”，他更指出：“（本案）每一位被告都用尽所有法律途径或技巧，以图拖延那无可避免的审讯。”

1996年初，陈松青案初审。3月，高等法院大法官决定取消他的保释，还押监房，等候案件于半年后开审。但鉴于他报称患有重病，法官批准他将病况报告及服药资料呈交惩教署医生，考虑是否应还押羁留病房看管。无论如何，十多年来一直获准保释的他，终于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陈松青随即通过律师表示愿意承认两项控罪。

1996年9月27日，适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前后，陈松青被判入狱3年。

2000年3月25日，香港历史上缠讼时间最长、公帑花费最多的佳宁案，最后一名主要被告袁朗达，被裁定一项收受陈松青450万元贿赂罪

名成立，令这宗纠缠15年、轰动一时的商业诈骗行贿案终告一段落。

1937年出生的袁朗达，是汇丰银行辖下的获多利前行政总裁，他涉嫌受贿四千多万元。

昔日大亨隐于豪宅

被判囚三年的该案主犯陈松青，却在无意中创造了一项另类监狱传奇。这名昔日的大亨不必支付巨额堂费。他在服刑期间一直住在九龙伊利沙伯医院羁留病房，不用像其他犯人一样度过铁窗生涯。在1998年3月刑满释放后，还可领取一千多元的工资。

陈松青1998年初出狱后，一直和妻子及三个女儿隐居在香港新界西贡清水湾道的豪宅，外人只见闸门而不见大宅，占地逾万平方英尺的园林将外界与其隔开。这栋豪宅位于清水湾道281地段，1992年底由他的三个女儿以龙心公司名义用4000万元购入。邻近原是“鹧鸪菜”老板张紫珊居住的紫庐（1999年底易手卖给内地富商许智明，改称“智庐”）。对外人来说，陈宅不可望也不可及，从清水湾道路过只可见一个“清水湾道281地段”的路牌及一道闸门，四周栽满绿树。车路蜿蜒而上，再穿过另一个闸门才能抵达大屋，可见他的隐居心态。

据曾到访陈宅的人士说，大屋装潢精雕细琢，“甚至梯级的扶手也是雕花的，充满古典的欧式风情。屋内又摆满名画、雕塑、古玩等，好像一个博物馆。”

陈松青现在名义上还是三家公司的董事，但他在香港上环干诺道中的办公室门卫说，很久没有见他来过。陈松青的生意，据报道是由三个女儿在管理，她们是15家投资公司的董事，投资遍及房地产、证券及信贷。

刘淑敏发现儿子银行卡上少了80万

职场恋情

晓玲连夜给父母订了机票，通知他们回西安，庄惠芬不愿意走，晓玲的理由很简单：“我9月份结婚那会儿你可没告诉人家我怀孕，果果又是早产，人家一算合着我不到六个月就生了，咱家的面子往哪放啊？”晓玲一招毙命，直指庄惠芬的软肋。同时她向庄惠芬保证，自己也让刘淑敏走。父母很快就离开了。

但晓玲的第二步计划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刘淑敏说什么也不肯走。晓玲一时心软了，不走就不走吧。很快她就尝到了自己酿下的苦果，如今她们成了直接的对抗关系。晓玲不能跟婆婆对着干，但又不想按婆婆的土办法带孩子，就只能暗中使劲。照顾婴儿让她心力交瘁，夜夜失眠。晓玲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快要结束了，还是才刚刚开始。

事实证明，是刚刚开始。第二天一大早，关一禾上班去了，晓玲发现果果在发低烧。刘淑敏说：“没事儿，多给他喝点水，实在不行，你吃点儿童感冒药，他喝奶的时候就一并喝下去了。”晓玲却觉得儿子哭得有点不正常，一检查，脐带脱落处有点发炎。晓玲要带儿子上医院，被刘淑敏一把按住了：“没事的，小孩脐带长不好很正常，用盐水擦擦就行。”结果，不到中午，果果就高烧起来，刘淑敏也慌了。晓玲把车子歪歪扭扭地开到医院，抱着孩子就奔儿科了。

可是排队挂号的人太多了，晓玲恳求大夫：“大夫，我儿子病了，我们挂不上号，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看一下。”“这里哪个孩子没病？你赶紧该挂号挂号，该排队排队。”结果，晓玲硬是跟到男厕所，死守着小便池，医生没办法只好帮她先看了果果。初步诊断果果得了脐炎，原来，刘淑敏怕孩子冻着，整天开着电暖气，又怕太干燥，开了一个大功率加湿器。室内湿热，加上包裹太严，果

果的脐炎迅速扩大了。可是，这还不算完，医生听说果果还没满月就已经感染了两次后，叹了口气，告诉晓玲，形势不容乐观，这孩子怕是有免疫系统疾病，有可能“养不大”，得做个腰穿检查一下。

晓玲把银行卡给婆婆，安排婆婆去取钱，自己去排队的当儿，晓玲已经开始计划后面的事情：如果孩子真的有病该怎么办，如果这次孩子没事儿自己后面该怎么办。不到一刻钟，刘淑敏回来了，两手空空，目光呆滞：“钱被偷了。”

原来失魂落魄的刘淑敏一进医院就被小偷盯上了，刘淑敏不会用提款机，偏偏医院附近没有银行，只有ATM机，刘淑敏急得团团转，两个“好心人”帮了她。“好心人”打了个配合，一个指导刘淑敏操作，一个把刚从ATM机里吐出来的钱拿走了。

卡上的余额为零了，刘淑敏有点不相信，她甚至想不起来自己被偷了多少。刘淑敏火急火燎地找了个银行，进去说明了情况，这才把关一禾的银行账单打出来。结果这一看，刘淑敏就愣住了，刚刚取出的一笔是3万，而这张卡就在几个月前，刚刚支出了80万。怎么会忽然支出了那么一大笔钱？这个念头稍纵即逝，顾不上想那么多，刘淑敏赶忙回头去找儿媳妇要钱。

晓玲掏出手机：“我打电话，让一禾送钱来。”不到半个钟头，关一禾就赶来了，听说了情况后，当场就和刘淑敏吵起来了。

医生从办公室里出来，看看走廊上的情况，径直走向晓玲：“你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安排孩子做腰穿。”晓玲拿过同意书，两腿发软，上一次，她在自己的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如果当时死了，她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儿子一眼。时隔一个月，

儿子还没出月子，她就要在儿子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而这一签可能就是生死相隔。

第二天清早，刘淑敏挤公交车准时到医院报到，第一件事是塞给晓玲一张银行卡，因为弄丢了给孩子治病的钱，刘淑敏连夜从小超市撤股了。晓玲拿着银行卡收下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整整一个星期，全家人都处在百爪挠心的状态中。一星期后，果果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免疫系统正常，脐炎的烧也退了不少，但仍需住院。一下子，一家人的心就都消停了。

“就当是破财免灾吧。”晓玲又把银行卡塞回了婆婆的兜里。刘淑敏推让了一下，拗不过晓玲，只得把卡又装了回去。晓玲觉得是时候开口让婆婆搬回家去了。

定级方案下来了，公司会议决定，关一禾还是按新员工待遇走，不过不用实习了，算是公司的照顾。关一禾从未遭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怎么办？拍屁股走人，那果果的医药费从哪来，家里的生活费呢？这一天，赵金子再提起生生果业的再融资项目时，关一禾接受了。

晚上晓玲让关一禾去跟婆婆说，让她搬回家住。关一禾信心满满地答应了，一开口却把刘淑敏弄伤了：“我跟晓玲商量过了，妈，这段时间你挺累的，要不还是搬回家去吧。”刘淑敏一听就懂了：两孩子嫌我多事儿了。一想到自己一个寡妇，临走前所有邻居都通知了说是要给儿子看孙女至少走半年，让邻居帮忙看门，现在孙女还没满月，自己就要卷铺盖走人，别人问起来，可怎么说啊。刘淑敏叹一口气，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看来真的应验了。

等晓玲回来的时候，刘淑敏说道：“玲，妈对不起你，妈明白你的意思，妈这就走。”一句话说得晓玲里

外不是人，顷刻化身撵婆媳走的坏儿媳。没办法，晓玲只好撒谎说婆婆带孩子累坏了，自己有个同学在这个小区里有套空房子，可以借来让婆婆晚上过去睡，这才解决了问题。

果果出院前一天，婆婆也总算在晓玲临时租好的房子里落户了。

刘淑敏的心中，一直有个小小的困惑，从她看见那笔80万的转账之后就生根了。在刘淑敏的世界里，除了买房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大于50万的支出了，但儿子也没跟自己说要再购置新房啊。思来想去，答案渐渐锁定在她早就怀疑的嫌疑人庄惠芬身上：莫不是给亲家买房子了？这么想着，刘淑敏就把自己气着了。

其实刘淑敏一来电话，庄惠芬就觉得不对劲，老是问自己最近累不累，胡扯什么装修的事儿。“我房子住得好好的，搞什么装修。”“没啥，我是听晓玲说你们在西安的房子还是单位分的老房子，寻思让一禾给你们在西安再买一套。”

刘淑敏觉得庄惠芬听见这话没准会上钩，但庄惠芬却听出了别的意思：刘淑敏居然主动打电话提出让关一禾给自己买房子！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刘淑敏疯了。第二，关一禾做了对不起我们晓玲的事儿？“没有，怎么会！”刘淑敏万万没想到庄惠芬居然往那方面想了。“晓玲呢，让晓玲听电话。”“晓玲哄孩子睡觉呢。”刘淑敏忙着解释，这一解释就把医生怎么怀疑孩子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事全部讲了出来。

放下电话，刘淑敏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暴风雨来临之前，她选择了隐瞒。晓玲自然不会知道自己的婆婆跟妈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精彩而又刺激的故事，果果住院这段时间，精彩而又刺激的故事太多了。比如，关一禾又辞职了。

张巍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叶晓玲在接到升职邮件的这一天被男友甩了。晓玲跑到西南某小城出差。新上司叫关一禾，阴差阳错，关一禾与晓玲展开了一段崭新的恋情。然而就在两人商定晓玲辞职的时候，晓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晓玲父母的坚决要求下，关一禾舍弃了美好的前程，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关一禾的工作、婚后的家务问题、婆媳问题、潜在的外遇问题，让这两个匆忙结婚的人疲于应付。历经千山万水后，两人发现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和孩子……

[上期回顾]

婆婆和妈住在一起后，两个人的育儿观不同，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让晓玲很头疼。

可是排队挂号的人太多了，晓玲恳求大夫：“大夫，我儿子病了，我们挂不上号，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看一下。”“这里哪个孩子没病？你赶紧该挂号挂号，该排队排队。”结果，晓玲硬是跟到男厕所，死守着小便池，医生没办法只好帮她先看了果果。初步诊断果果得了脐炎，原来，刘淑敏怕孩子冻着，整天开着电暖气，又怕太干燥，开了一个大功率加湿器。室内湿热，加上包裹太严，果

果的脐炎迅速扩大了。可是，这还不算完，医生听说果果还没满月就已经感染了两次后，叹了口气，告诉晓玲，形势不容乐观，这孩子怕是有免疫系统疾病，有可能“养不大”，得做个腰穿检查一下。

晓玲把银行卡给婆婆，安排婆婆去取钱，自己去排队的当儿，晓玲已经开始计划后面的事情：如果孩子真的有病该怎么办，如果这次孩子没事儿自己后面该怎么办。不到一刻钟，刘淑敏回来了，两手空空，目光呆滞：“钱被偷了。”原来失魂落魄的刘淑敏一进医院就被小偷盯上了，刘淑敏不会用提款机，偏偏医院附近没有银行，只有ATM机，刘淑敏急得团团转，两个“好心人”帮了她。“好心人”打了个配合，一个指导刘淑敏操作，一个把刚从ATM机里吐出来的钱拿走了。

卡上的余额为零了，刘淑敏有点不相信，她甚至想不起来自己被偷了多少。刘淑敏火急火燎地找了个银行，进去说明了情况，这才把关一禾的银行账单打出来。结果这一看，刘淑敏就愣住了，刚刚取出的一笔是3万，而这张卡就在几个月前，刚刚支出了80万。怎么会忽然支出了那么一大笔钱？这个念头稍纵即逝，顾不上想那么多，刘淑敏赶忙回头去找儿媳妇要钱。

晓玲掏出手机：“我打电话，让一禾送钱来。”不到半个钟头，关一禾就赶来了，听说了情况后，当场就和刘淑敏吵起来了。

医生从办公室里出来，看看走廊上的情况，径直走向晓玲：“你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安排孩子做腰穿。”晓玲拿过同意书，两腿发软，上一次，她在自己的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如果当时死了，她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儿子一眼。时隔一个月，